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六回 隱士避功名奚啻阱陷 忠心甘節義尤切神魂

且言這個霹靂，震響非常，人俱懾伏。仲卿定睛看去，卻是子郵猛然大怒髮喊的神威，簷瓦俱為墜地。這聲未了，渾身鐵繩麻索，盡行脫落。大步直前，抓著防江使肩膊問道：「認得俺麼！」防江使忍痛不過，連聲應道：「認得韓爺爺！」子郵道：「認得便怎樣？防江使道：「上命差遣，不能由己。」子郵見眾兵已取到器械，乃帶著防江使走來，扯斷仲卿身上繩索，問防江使道：「你這狗官，要命不要命？」防江使道：「韓爺爺，命哪能不要的麼？」子郵道：「你不要命，我就用你作傢伙抵敵。你若要命，可將船收拾好了，送我們過江。」防江使道：「遵命，遵命！軍士們快選好船，送二位爺爺過江。」眾兵答道：「現成。」子郵請仲卿先行，問道：「行李驢子在哪裡？」軍士道：「俱好好的在此，代爺爺送上船。」子郵仍拿住防江使，叱令軍士站開。防江使連喊道：「站開，站開！」子郵行到江邊，見仲卿並物件俱在艙中。防江使道：「已經送至碼頭，饒放狗官罷！」子郵道：「再同過江，難道怕無船渡你回來？可快開行！」水手只得打起帆來。仲卿視防江使道：「後邊若再有一船隨著，即帶你往丹陽去。」防江使喊道：「你們聽著，半只也不許再過來！」眾兵原是駭怕的，見官吩咐，誰不樂從，俱下錨止祝這個船出口，正係順風，直到東梁山上岸。子郵見波邊山腳下有塊小石尖，指船內軍士道：「叫你看著！」將石尖幾搖，便斷下斗大一塊。眾兵舌頭吐出來，收不進嘴。看看防江使睡在艙底，吐的鮮血滿身，兩眼翻上白視。二人催驢前行，當晚到蕪湖，欲投宿店。仲卿道：「今日不必投宿，吃頭飯，喂喂料，連夜趕路罷！」子郵道：「更好。」乃進坊子，上了料，再吃飯，付了錢，槽上牽驢出店。連夜直行。

次日中午，到一個地方，見山雖不甚高，而樹簷盈途，紆迴雜來。子郵站住道：「兄可前行。」仲卿催驢先走，愈入愈深。子郵瞻顧之際，忽聽得後面呼的響來，乃飛步衝有十餘丈遠。回頭看時，乃是條大漢，手持著根連枝帶葉的樹幹，隨亦逐到。子郵笑道：「朋友，你要甚的？」那大漢道：「可將行李丟下，饒你性命！」子郵左手指著右拳道：「問他可肯？」那漢大怒，舉樹打來，子郵閃開，湊勢右腳踏住梢頭；那漢盡力上提，不覺折斷，因用力太猛，仰面跌倒，隨即飛滾爬起，趕上舉拳就打。

仲卿道：「兄弟不可動手，看你非凡，有話可好商量。」那漢止住，道：「尊姓大名？」仲卿道：「請教。」那漢道：「小子姓高名懷亮，因由四川投親往南昌回來，船上遇著蒙汙藥，行李俱為劫去，僕從又遭淹死。小於在途，原不用酒，因天暑熱，偶飲兩杯，受毒較淺，投入水中，逃得性命。因無盤費，故作此生涯。」仲卿聽畢，下驢道：「如此說，是高二公子，失敬，失敬！」懷亮道：「不敢，請教。」仲卿道：「這是韓子郵，小弟姓仲名卿。」懷亮拱手道：「仲先生，夙仰勞名，今幸過瞻。韓先生可是單身大鬧汴梁城的韓二哥麼？」仲卿道：「正是。」懷亮道：「聞在獄中，如何得出？」仲卿道：「走出來的。」懷亮道：「可喜，可喜。」子郵道：「今日幸會，且到前面村店飲三杯。」仲卿攜著懷亮的手行，見草篷內挑出酒帘，乃同入坐。仲卿問道：「此處是何地名？」酒家道：「喚做蔗田集，是宣州管轄。」仲卿見店內並無葷肴，問道：「可有下飯？」酒家道：「只有素菜小飲，要葷自買代庖，要飯買米代炊。」仲卿道：「有甚的葷？」酒家道：「雞、魚、豬肉。」仲卿取塊銀子交道：「可都買來。」酒家出門，又問道：「熟牛肉可要？」仲卿道：「我們不吃。」懷亮道：「也好。」子郵道：「帶十斤來。」酒家答應去了。

三人取水淨了面，吃山茶。酒家回來道：「買了十斤牛肉，二十斤豬首，寸斤重的兩隻母雞，五斤重一尾鯪魚，二斗米，仍剩二錢五分五釐碎銀，我收了算酒錢柴火罷。」仲卿道：「聽你。」酒家道：「這肉醃醃作幾頓吃？」子郵道：「都煮起來，醃什麼！」酒家道：「我只說有幾天住，恐怕過了今朝集期，明日無有，所以多買。你吩咐盡行辦熟，天熱壞了，不要怪我。」子郵道：「多話，誰怪你！」酒家叫妻子燒火，自己動手宰割。

仲卿問道：「公子今將何往？」懷亮道：「欲渡江尋家兄。」仲卿道：「大公子安在？」懷亮道：「未知流落何處，渡江訪覓不著，則往賓州探親，再去追尋。」子郵道：「無有定蹤，此往彼來，反多相左，不如居定處所，找人廣訪為妙。」懷亮道：「極是。但刻下隻身，如此須到賓州再作道理。」仲卿道：「此去賓州，亦非數日可到。」遂於襖包內取出兩錠大銀，送與懷亮道：「高兄將此以為盤川。」懷亮道：「仲兄所賜，固不敢辭，但此去賓州，二十金已足盤川，餘者無所用之。」子郵道：「高兄莫要推辭，行李僕從俱無，投親恐不好看，弟等有餘，兄無多慮。」懷亮乃收入囊。仲卿問西蜀事勢，懷亮道：「西蜀難得久了。」子郵道：「緣何道理？」懷亮道：「王昭遠為政，事虛而不務實，弟與有瓜葛之戚，見其目空今古，引用不才之人，散棄耆老，十分著急。則國事可知。」仲、韓為之歎息。

酒家盛魚帶酒送上道：「客人先用酒罷。」仲卿道：「好。」懷亮道：「今日也應痛飲。」三人放量快啖。須臾，雞與豬首、牛肉齊到，酒家道：「請用，飯也好了，吃不完，明日壞了莫要怪我哩！」仲卿向二人道：「我量有限，二兄不必謙讓。」子郵將牛肉送與懷亮，叫酒家將杯換去，用碗斟酒，盛上飯來。

真個如狼似虎，霎時間，三十斤火酒同菜俱吃得罄盡，惟剩有兩升米飯、五斤牛肉。酒家並妻子在旁看見，都驚訝呆了。

仲卿問道：「此處往黃山走哪條路去？」酒家道：「你們三人再要猛吃，連湯並鍋粑都沒有了。」仲卿道：「休得取笑，問爾往黃山走哪條路去！」酒家道：「西南路皆可去得。」仲卿道：「哪條路近？」酒家道：「客人欲何處入山？」仲卿道：「我由歙州入山。」酒家道：「這就要過笄嶺，到嶺頭便見黃山了。」仲卿乃與懷亮道：「高兄，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。弟等請從此辭。」懷亮道：「今日幸逢，深願終身執鞭相隨，遽然言別，肝膽如割。二兄起義之時，弟聞之自千里來投。弟如機緣有合，二兄聞信，亦望降臨。」仲卿道：「敢不敬從。」懷亮灑淚而別。

二人第三日午後，到得笄嶺頂上，望見黃山千峰萬嶺，撐拄青天，如屏羅列，如城團簇，雲嵐隱見，景狀非凡。子郵道：「聞李供奉南游，酷愛黃山，遍其中而復周其外，因其攢簇蒼翠，似青芙蓉，乃自號青蓮居士，果若此乎？」仲卿道：「羅隱《李杜年譜》可據，自然屬實。」歎賞不已，一步步望著峰巒下嶺。

行到昏黑，投入宿店，聽有兩個西客問遊山的法則。店王道：「老客要識奇幽異境，須請土人隨行，方能得十分之五六。若無指點，只好得其二三。」仲卿問道：「要得十分，將若之何？」店王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！其中不但年年月月景致不同，即日日時時刻刻各別。可十人同游，各見各景，應接不暇，會談各殊，所謂十分之五六，恐猶虛也。」仲卿道：「土人如何請法？」店王道：「不要錢，只要米，每名每天酬米三升，是來由大例。」那西客招呼道：「老客，我們同請罷！」仲卿道：「甚好。」店主去約得土人來，請先付三十日的錢。西客道：「還沒有動身，如何就要錢？」店主問子郵道：「土人奉陪，例俱先付後找。子郵道：「我們先付就是，三十日米價應銀若干？」店王道：「白銀二兩。」子郵稱銀一兩，付與土人之資。

清晨出門，土人收拾行李上鞍道：「這驢只好寄在山腳庵中。」子郵問是何故，土人道：「山中轉折窄險處，人猶難行，牲口如何去得？」仲卿道：「且到行不得的地方，再作道理。」乃邀齊西客起身，行到山腳庵下，將驢交與僧人。再將行李減捆負行。石徑雖不盡窄，至險隘處，須將身子伏下，攬著石隙，才得過去，子郵道：「驢子幸虧不曾帶來。」土人道：「要是前面到一線天、鱷魚背、金剛肚等處，更不好走哩！」土人且行且指，處處奇峰秀岫，怪石異鬆，哪裡記得許多？

這日來到石筍崗，遠近葦攢筍簇。旋行半天，見個大峰卓挺在前。土人指道：「此名老人峰，險峻難行。」西客道：「咱們不上此峰，另行他路。」子郵道：「千里而來，豈畏高峻？我們要游此峰。」土人道：「我隨哪位客人？」子郵道：「你陪西客先行罷。」土人道：「我們文殊院守候。」仲卿道：「聽便。」子郵乃將行李拿回。

二人直到老人峰頂上，周圍俱是層巒疊岫，細看並無洞岩。天色將晚，乃趕下尋宿。誰知峰腳確無寺院，只得在峭崖邊歇下。卻有幾個瓦罐在旁，也有破的，也有好的。仲卿倦了，倚石而坐。子郵取些枯藤，架起兩塊石頭，用瓦罐汲泉水，敲石取火，燃著枯藤，煮開了水。取出米來，用開水沖下。二人吃了，乃相倚打盹。問這束米從何而來？原係仲卿枕中帶的。

如何名為束米？是將好上粳用南燭葉汁拌勻，蒸熟曬乾，又蒸又曬，如此多次。每米十斗收束作八升，用開水沖泡，立時還原。仲卿恐救脫子郵路上斷糧，故特制備。

當夜二人睡去，仲卿依稀聽得微響，驚醒看時，袋口散開，倒在地下。乃叫醒子郵，已是東方發亮，將散米捧入袋內裝好了，捆起行李。仲卿道：「我們往前趕路罷。」子郵道：「不可，今日仲兄只坐在此，待我再尋。」仲卿依允。二人烹水治飯。吃過；子郵東奔西跑，七高八低，盤旋走尋。直到黃昏，並看不見有洞，只得依然照舊過宿。乃將行李、米囊坐於身下。

仲卿卻睡不著，月明照耀，山光映發，萬籟無聲，另有殊常氣象，使人心地爽陰，俗念都消。仲卿散步，觀之不足。約有四更時分，遠遠見有一人下壘，望崖緩步而來，青衣露頂。

仲卿疑非善類，掐指課來得「猿猴獻果」，想道：「課既無咎，應有裨益。」乃放心閃入旁邊，觀其行止。忽聞樂聲繁起，八音互作，仲卿側耳傾聽。再看青衣人也站住不行，漸漸坐下，枕石而歌，亦似聽樂之狀。

片時間，星稀天白，仲卿繞前細視，卻係個大青猿閉目睡著。仲卿見非害人之物，走到石邊，牽其臂膊輕遙青猿驚醒欲走，臂為所執，乃用爪解手。仲卿堅持不住，復執其膊，猿又解膊。仲卿乃右手自其右肩上抱下，左手自其左膊下抱上，兩手連袖交往，抱得愈緊，青猿雙手齊來爭解。仲卿喊道：「子郵快來！」青猿驚慌，背著仲卿望峰巒密處亂跑亂竄，仲卿眼都花了。奔走多時，到個岡上，猿力亦倦，步亦稍緩。仲卿看對面，峭崖如削，猿卻仍往石壁邊跑。仲卿想道：「如此險地，勢不能下，只好任之。」看看已到盡頭，那猿往下直竄。

仲卿心慌膽顫，攙抱不住，猿已脫去，跌滾下岡。忽然止住，睜目看時，乃為鬆根所拌，上下左右俱係懸崖峭壁，並無容指之處。仰不見頂，俯不見底，惟聞水聲潺潺。只得跨坐鬆根，餓了彩枝嚼咽。

至午時分，隱隱似喊「仲兄」，連忙呼道：「子郵，子郵，我在此！」這聲答應，山凹裡面就一直傳去，若有數百人口氣。

喊聲漸近，舉首看時，子郵卻在對峰頂上，慌招道：「弟在這裡！」子郵俯視道：「兄緣何到此？」仲卿道：「為猿所戲。」子郵喊道：「我也不能過來，兄那邊並無可行的路。」仲卿道：「如何是好？」子郵見垂藤纏結，喜道：「有了，兄耐坐勿急，弟得策矣！」只見子郵走去復來，如此數次，乃將件東西推下，視之卻係根古藤。子郵上面將根縛於石腰，乃兩手執著緩緩垂落，互相對面僅有二丈遠近，仍往底墜。仲卿道：「子郵哪裡去？」答道：「仍須再下，方可到兄那邊。」約有五丈，往鬆根仰望，蹬著石壁，正欲借勢躍將過來，忽見仲卿坐的樹底下，一團黑暗，乃止住腳。定睛看時，卻係個石岩，上面似具字形，為苔蘚蔓蓋，認不清楚。子郵喜道：「仲兄，洞府在此了！」仲卿道：「在何處？」子郵乃縱身躍過，右手執定藤，左手攀著鬆，翻身跨於乾上。將下面之藤收起，統結於根株道：「我先往看來。」又繩下去。

仲卿忍不住，也隨繩到岩前。子郵復盤上，扯去苔蘚審視，果然是「九州第一洞天，四海無雙福地」十二個古篆。下來說與仲卿知道，互相驚喜，入內看時，十分黑暗，旁邊半缺如竇，卻有亮光。子郵道：「仲兄在後，讓弟先行。」二人走到裡面，雖然明亮，奈愈斜愈窄，仲卿不能前進。子郵使出出身束骨法，往前力入。到得盡頭，卻是個洞口，也望得見老人峰。回來道：「錯走了。」乃同往暗裡摸壁竄腳而行。下了九層石階，大彎轉來，始見亮影；復登石梯，漸見光亮。

石梯約有百級，上面平平坦坦，棟宇晶瑩，花卉繁盛，竹木皆係丹色。只見一個大猿，坐在石上剝取柏子仁。子郵向仲卿駭道：「兄，可係此物？」用手直指，金丸飛出，只見那猿不慌不忙，用手中柏子擊來，將丸子打落。子郵連指兩指，兩個金丸聯出，那猿用兩指捻著一個，用手打落一個。子郵欲向前擒拿，仲卿看道：「不可錯誤，先前係純青，此係純白，得道仙猿，莫誤傷也！」乃走向前拱手道：「猿公請了。」白猿也起身，將兩手交起，似還禮之狀。子郵道：「古怪。」仲卿問道：「陳老仙祖可在洞府？」白猿兩手往後拱去，仲卿乃同子郵往門內走，寂無人聲。又進裡面，轉過第七層，只見上頭坐有一人，隱著石幾而臥。向前看時，卻係老道士，恐防驚動，退將下來。忽聞笑聲道：「仲子來也，仲子來也！」子郵在下面，見個十四五歲頭髮披肩的童子，自石邊洞中笑出。仲卿轉身揖道：「吳槐仙兄，弟到了。春間承教，寤寐不忘。前日於臨滌，蒙吳賀仙兄教導洞府，今日幸得造謁，何快如之！」吳槐答禮道：「仲子名隸仙籍，自應歸來。但所言蒙吳賀教導於臨滌，吳賀並未出山。」仲卿道：「現有韓子郵同會同宿。」吳槐拱手道：「這係韓子麼？前日令本家湘子在此訪家師，未晤而去。」子郵揖道：「前日與吳賀仙兄盤桓通宵，甚蒙開導。」吳槐道：「這又奇了，請到後面看來。」乃引二人從石邊轉入，卻見吳賀睡在窗前。吳槐指道：「這不是麼？」子郵道：「想是昨日歸來的。」吳槐再看腳下麻鞋不在，笑道：「俗心未除，所言不謬，舍弟果出去了。二子所遇，乃其神耳！」子郵贊道：「仙家妙用，易勝敬羨！」吳槐道：「凡心脫盡便成仙，微末小事，何足愛慕。」仲卿道：「老仙師幾時方醒？」吳槐道：「才睡如何便問醒？就係極快，也須三五百年。」仲卿道：「如此，弟等去也。」吳槐道：「哪裡去？」子郵道：「有不共戴天之仇未報！」吳槐道：「仇人是誰？」仲卿道：「趙氏。」吳槐笑道：「天之所興，誰得而廢？韓、李二公食祿死事，理所當然，而今已成正果，何必更為煩勞？害韓公者又俱除滅，猶有何仇乎！二子既知趙氏之非，胡味韓、李之不善？」仲卿道：「二公為國捐軀，並無背謬。」吳槐道：「使其不仕，而安於南畝西疇，焉得喪亡性命！惟欲逞其才藝，思量名標麟閣，功垂竹帛，以致身死家傾，後嗣之存如線，安得不歸咎於其身？」子郵道：「大丈夫自應隨時建德成名，流芳百世。若人人甘死膺下，天下事孰旨為之？」吳槐道：「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為之，何必自我！天下未有我之先，事何人為？我既往之，後事又何人為？總是道德之心，不勝功利之欲，故為飾說，以致自戕其軀。祖師謂：人人仕途，即如魚游罟內。若沉潭潭底，遠翔海外，何致雜酸成實鼎鼎哉？」子郵道：「既為男子，不顯親揚名，得毋有負父母，空長七尺？」吳槐道：「既知顯親，豈不知勞親？既知揚名，豈不知喪名？菽水承歡，親心安佚；以祿而養，親憂得喪。有榮自有厚，有貴自有罰，有升自有降。榮賞升，親亦止於飽暖；降辱罰，親豈堪於焦勞？安能終保其祿養，反多傷親之天年，是顯親反損親也！才學兼優，居於高位，秉國家之權衡，操生殺之機柄，稍欠純粹，則為天下所譏，貽羞青史。入學不優，舉動乖張者，誤國多致喪身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，猶其小也者。」子郵道：「古聖先賢，皆以致君澤民為教，如足下所言，則皆非矣！」吳槐道：「生於古時，原應為之。虞夏之後，即不可為矣。使文種長耕於會稽山原，安有屬鏹之痛？韓信終漁於淮陰岸畔，豈受未央之誅！擄於心血，敵亡國定，良犬乃隨狡兔而烹，豈非為欲致君澤民乎！霍光盡瘁，免於其身，而未聞赦免幼丁，以存其家嗣。蕭望之已死，而君猶不知，徒然捐軀絕後，何補於國？陳湯、甘延壽立功異域，刀筆之徒翻削其爵，命幾不保，豈非殷鑒乎！」子郵道：「此皆昧於進退，故多此失。」吳槐道：「又有不然者，伍員之於闔閭，言聽計從，褚遂良、長孫無忌可謂得君矣。然而闔閭、太宗以孤托之義，無能辭，卒皆彼雖欲退，其可得乎？」仲卿道：「師兄之教甚善，弟等非不知之，若未受恩食祿，自然遵教。但相知最深，受恩最重，仇恨最大，揆於理義，俱不能已曠報仇之後，斷不戀於爵祿，定相從徜徉於山水也！」吳槐道：「二子勞矣，且請安歇，醒來再談。」乃引入左邊石室，只見如牀一般大塊青石，兩頭兩塊小石如枕，並無被褥。仲卿恐其寒冷，吳槐道：「此係石牀，峰上移來，為容成老祖下榻。請試睡去，看比細席如何？」二人坐上，卻溫和綿軟，因奔跑勞過兩日，放倒頭就睡。

仲卿心煩易醒，輾轉久之，不復成寐。子郵鼾聲方盛，正欲喊他起來，共論事體，忽聞有人呼道：「亞公，爾好安逸也！」急答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連忙坐起，只見似人立在戶外，卻看不清楚，聽得聲音很熟。慌離石牀，出丹房，下階迎問。

失腳驚醒，方知係夢。坐於地上，細看並無蹤影，想道：「好奇怪也，方才明明係潞州呼聲，如何卻係夢，又如何跌倒在階下！」再看星月滿天，光彩盈室，竹樹參差，地上並無花葉枝柯之影，甚為詫異。信步徘徊，穿逕出垣，瞥見對山懸掛白龍，從峰顛飛下，直到澗底，卻久久行而不止，更加驚訝。前往視之，卻是道飛泉，訝道：「這般大瀑布如何無聲，真是奇怪。且看流到哪裡去？」他沿澗岸行走時，忽聞人語繁雜，仰視又見檣樁列排。近前問道：「此係什麼地方，船艘裝往何處？」梢公答道：「此地名大通鎮，係水馬頭，上通楚蜀，下達吳越。」仲卿道：「由陸人蜀，有盤詰之攔，船中自然好些，且回去招呼子郵同行。」主意已定，轉身就走，到得三叉路口，忘卻哪條是來時取行的。細看山川，迥然不同，疑惑愈盛。又想道：「與子郵偕行，難免滋事，

且單身先去，約定高兄，再來招他未晚。」乃復到岸邊，問梢公道：「寶船可係入蜀的？」梢公道：「是入蜀的，但今日方才到埠，貨仍不曾起清，回去尚五日期。前邊第三隻係今日開的，水手上岸去了，如要進川，可過去問。」仲卿乃到前邊來搭船，梢公道：「你可係仲卿，可係韓速？」仲卿笑道：「我卻姓古名璋，不知什麼重輕含縮！」梢公道：「不是就罷，而今關上要查問哩！客人既非他們，我將魯魯姓名填入票單，就免得過關耽阻了。」忽聽得船內喊道：「船家說過不搭人，這是做什麼？」梢公道：「二位船價太少，搭的客人只在前艙便了。」向仲卿道：「魯客人進去，可將中門關斷。船錢飯食的規例曉得麼？」仲卿道：「請教。」梢公道：「白金二兩，神福酒菜俱在其內。」仲卿道：「依你就是，但行李不暇回取，將若之何？」梢公道：「這大通鎮上，怕買不出？」仲卿乃上岸，置辦鋪蓋回來，水手埋怨道：「買多少物件，耽誤了數十里好風！快些走罷，讓我們好扯篷開行。」仲卿上船，見艙雖小，但僅有兩客，年貌相去不遠，只在十五六歲之間，好像子郵，愁容滿面。仲卿拱手道：「借光。」二人看仲卿不俗，起身道：「有褻。」仲卿問道：「尊容上姓？」答道：「弟等姓白。」仲卿道：「貴處哪裡？」答道：「隴西。」仲卿因其先阻梢公搭客，似有厭煩的意思，便不深談，將中艙門關好。常時只在船頭看山飛樹走、水反雲停的景致。

這日停泊湖口，聞中艙歎道：「往年經過，何等氣象，今朝脫難，僅此而已！」相與泣下，又不敢出聲。仲卿想道：「言論恰似淮南聲音，未知重進近作何狀？若亦敗亡，此必是其子弟。」乃由篷上走入後艙，見梢公、水手俱上岸去了，即轉到中艙。見兩客人，一個拐在榻上，一個坐在機上，便拱手道：「二位先生請了。」齊起身答道：「不敢。」仲卿道：「今日風頂，船似難開，可上岸觀觀湖山景致。」答道：「素性不諳，請便少陪。」仲卿道：「同遊方有趣味，君等無興，我也索然。敢問二位先生大名？」榻邊的道：「小弟名英，舍弟名華。」仲卿道：「府上不似隴西聲口，確像淮南。」白英道：「常往來於淮陰、廣陵。」仲卿道：「敢問李節度近日若何？」白英道：「與足下有何瓜葛？」仲卿道：「也曾相認。」白英道：「已殉周朝國難了。」仲卿道：「先生莫非其族？」白華道：「足下誤矣，我姓白，他姓李，如何為之族？」仲卿笑道：「姓隨便說，耽不住你假借。」白華道：「便是其族，爾意欲何為？」仲卿道：「聞得此處懸有賞格，稱淮南有子脫逃，拿獲者賞金千兩，所以問之。若是遇見，查明擒住，好請賞也。」白英頓了頓笑道：「吾等正是，足下可拿去請賞。」白華道：「我們正欲拿你，為何連行李俱無？若不係仲卿，如何驚慌，答出古璋名姓？」仲卿笑道：「不敢相欺，小弟正是仲卿，前同韓子郵到淮南，欲請李公進兵，聞患病臥牀，住下十日，不得痊癒，始舍往川投友。因路上盤詰得緊，故繞道過江入蜀。」白英道：「韓子郵何往？」仲卿道：「恐同行招事，乃留彼於山中。」白華道：「爾係逃亡，卻非仲子，休打詭語！」仲卿道：「何也？」白英道：「亞公、子郵圖形發到淮南，節度公供之書室，朝夕焚香，弟等亦常瞻仰。今細看足下，雖然卓犖，但面目全非，如何冒得？」仲卿道：「要看真面目麼？」白英、白華道：「實願見之。」仲卿往後艙，用碗取得江水，微聲密禱，將袖往上拭拂，即刻還出舊樣，笑道：「請視原仲卿。」二人仔細看定，驚道：「此何理也？」慌慌下拜道：「夙仰丰神，今獲謁見，萍水相逢，皆係同心報國，竊幸附驥。」仲卿慌答道：「如蒙指使，敢不竭蹶！」三人起來，白英道：「弟實係李節度之子李之英，這係表弟王之華，先姑丈王清憂國喪身，遺此一線，先父愛之如子。及後逆知大勢已去，事不可為，誓死報國，命愚弟兄避跡，留存王氏、李氏宗祧。弟等不忍，先父再三催逼，只得從命，始離淮南。嗣又潛入，見父親喪亡，周土全歸趙氏，乃復逃出，欲往吳越。因素悉其懦弱，故轉念入川。高將軍彥儔與先父有八拜之交，且到彼處再作道理。今天使逢先生，諸事皆願指教。」仲卿道：「彼此相濟，共舒國難，敢不敬從。」王之華道：「亞公先生，韓子郵實在何處？」李之英道：「今後不可呼亞公二字。」王之華道：「我正忘之，我以後只呼古公罷。」仲卿道：「極好，我也將仲卿藏起，且做古璋便了。子郵實在黃山洞府，他醒時，也係要入蜀的。天下英雄無幾，橫豎皆可會得著。」李之英又說道：「古公，川中所主者誰？」古璋道：「亦無第二人可投，與君等相同。」王之華道：「更妙了。」李之英道：「愚兄弟悶坐，殊覺無聊，今幸得古公指教。」王之華道：「日裡將艙門開開，可以共話。」李之英又說道：「古公真面目猶須暫隱。」古璋仍依然改變過來。

三人從此遂成莫逆，朝夕或談天下形勢，或論古今興亡，或說長槍短劍，或辯兵法陣圖。王之華於篋中取出家傳的書，請教道：「注解闡幽發微，挖出作者心煮，然未知可是二公之筆？」古璋接看，乃孫武子十三篇、孫臏讀人五篇，係韓信、趙充國注疏，看道：「好書，好書！且待讀畢奉復。」乃攜到前艙，通宵反覆展玩。次日交還道：「無幽不顯，無微不到，非二公安能詣此？其為真本無疑。」自此之英盡出篋內藏書，終朝商榷討論。

這日天氣晴明，之華道：「可到船頭眺望。」三人同出前艙，見兩邊俱係懸岩峭壁，仰觀惟見峻嶺侵霄，下視急湍奔流，船在尖銳石縫隙中旋轉。問水手道：「此係何處？」水尹道：「此狼牙峽也，係夔州管轄。去年宋兵千船經過此地，遭高將軍暗使爐火，上下夾燒，何曾走漏半只？至今泊船，夜深常聞鬼哭。」李之英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水手道：「後來宋兵由他途入川，高將軍勢窮力盡而死。」王之華驚道：「係哪個高將軍？」水手道：「西蜀有幾個高將軍？」王之華道：「可是諱彥儔的？」水手道：「正是。」王之華放聲大哭，李之英垂淚不已。古璋道：「且慢傷悲，莫信狂語。他說去年宋兵遭焚，去年並無宋字國號。」水手道：「宋朝國號幾時了！」古璋搖頭不信道：「且到成都再看。」三人無聊，依然進艙，憑憑過了數日。到得下錦江起早，但見田蕪人稀，不是昔日的景象。古璋疑惑，乃問驢夫，所言與水手同。古璋愈加疑惑，來到劍閣，見城上俱係宋字旗號。古璋大驚，關前猶掛著圖形，卻不甚盤詰，乃前往成都。

途中有個乞丐攔著化錢，仲卿細看，似乎面善，卻想不起，乃呼問道：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那乞丐抬頭看道：「面目不似仲翁。」古璋道：「向日曾在何處會過？」乞丐道：「我自小跟隨高老爺，不曾認得你。」古璋猛然記起來，問道：「高將軍為何不用你？」乞丐道：「家主死了，叫誰用我？」古璋道：「如何作古？」乞丐道：「他若不死，全蜀如何歸宋？我怎麼至此！」古璋取塊銀子給他道：「聊代菲飯。」乞丐道：「素不相識，何敢厚領？」古璋道：「爾同高將軍到江南林爺府上，我曾會過，如何就認不得？」乞丐視道：「你是任老五麼？」古璋道：「認得不差。你可將高老爺的事情細細說與我知。」乞丐道：「既係舊交，愧領愧領。任五哥，你下部養得豐滿了，定係發財。待我告訴你，家爺屢次奏請閉關，務農講武，可是王昭遠決意興兵伐宋，要安置家爺於死地。及引得宋兵到蜀，大敗全輸。弄得沒法，始行召起家爺，領兵禦敵，連勝數陣。奈朝中又有妒嫉之人，暗裡掣肘，弄得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反送了性命。蜀隨喪失。」三人嗟歎不已，商量：「到此地羈留無益，莫若往江南，觀局不合，再往兩浙。」於是復回錦江，搭船到金陵城。見人馬雄壯，市無游食之民，古璋喜道：「林兄為政矣！」李之英道：「何以得知？」古璋道：「前日到此，多見亡國之征，這回看來，實係興隆之象。非林兄經濟，更有何人？」王之華道：「那旗上好像宋字麼？」古璋走到前邊看時，果然是個宋字，想道：「古怪，又不曾聽見交兵，如何城為趙有？」再到清涼山訪問，始知宋朝畏林仁肇謀略英勇，不敢犯境，因用反間，唐主中計，殺了林公。宋命曹彬領兵渡江，無人阻擋，輕輕得了江南。三人嗟歎不已，斟酌商議，只好附航入浙。乃於石頭城外訪搭船隻，遍問俱無，只有洋船，無辦法，只得四處協商洋船。

三人只得附搭，上了駁船，不勝悲楚。次日清早開行，出燕子磯，過黃天蕩，又係金、焦。最後到得洋口，搬上海船。

直出大洋，茫茫蕩蕩，淼無垠際，雖然胸襟開豁，卻愈增悲愴。行過兩日，邊遠望見隱隱的一帶平山，梢公忙使回舵轉篷，平山漸遠漸滅。次日，王之華忍不住問梢公道：「此處可離入浙口子近了？」梢公道：「這話過過幾時了，昨日隱隱平山，即係入浙口子的海道。」李之英道：「緣何不送入浙，帶我們往何處去？」梢公道：「原欲送到口子，豈期鯤魚阻路，旋轉行來，又過多時，此刻不能返行，只好到前面遇船搭回去便了。」三人無奈，只得隨他。又過數日，盼望總無便船。忽見梢公驚呼道：「不好了，快些將各篷扯滿！」只見眾人慌忙動手，篷俱拽起，快如箭射。古璋四面觀看，見背後有數道黑氣颯來，到晚始不看見。眾篙工、水師道：「恭喜，好了！」梢公道：「且慢喜著，莫要停，只顧走！這種畜生最厭見船暫歇，又趕來哩！」於是伺候前行。

直到天亮，梢公驚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快些回舵轉篷！」眾人聽得，一齊動手，篷雖旋轉，奈何回不過來。梢公道：「快落篷！」水手將篷落下，四圍觀看，並無惡物。只見船隻頭低尾昂，往前飛射，比鐘駛風更快十倍。梢公丟下舵，只是跌腳。眾人

不解，梢公道：「我自幼在海中，隨師多年，所到之處頗多，未見此地形勢光景。老師曾戒道：『緊防洋面沙鱒，毋莫近歸墟硬水圓。沙鱒雖小於鯨魚，而強捷過之，小鱒隨母，千百成群，昨所見者是也。尾閭圍下，水勢低於大面三千六百里，又名尾閭。凡到此處，萬事皆空，只有跌落的，沒得出來。今船頭低尾高，其行如在高山墜下，定是人渦溜了。』」水手道：「圍底可有人家？」梢公道：「高低雖自古來傳說，有人家無人家哪裡得知！」水手道：「此刻不比前時，舵已活了！」梢公道：「已墜到底，水勢平緩，舵自然活。」往樓上看風色地喊道：「好，好，猶有生途！那邊遠遠不是船隻麼？」眾人齊看，道：「是船隻，是船隻！」須臾已到，只是各小艇迎來，持器械傍著大船，篙工水手用鉤搭住，扯拽去了。眾人見形色兇惡，大聲喊，往艙內亂奔。正是：絕處見人心稍定，爭來似寇膽加寒。

不知船上眾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